



WHERE ARE YOU

不回头，也是一世

米小苏 ◎著

# 321, 亲爱的 你还在不在

倘我们给过彼此三秒  
三、二、一  
你回首  
又或我转身  
刹那而生的  
将是别样的永恒  
而亲爱的  
你已不在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花城出版社



米小苏 ◎著

# 321, 亲爱的 你还在不在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  
廣花城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321, 亲爱的你还在不在 / 米小苏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6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356 - 4

I. 3 … II. 米 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4165 号

责任编辑: 殷慧

---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村 43 号 8-21 平房)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30, 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自序

一句话，一个微笑，一个背影，于年少岁月所留记忆常常轻而易举。

譬如，你对某个人说：三、二、一，回头看；

譬如，某个人从你身边深深走过，浅浅回眸；

譬如，他转身离去，你匆忙捕捉那渐趋远离瘦长的身影；

小小片断，瞬间消逝，铭心刻骨。

短暂，飞扬，凛冽，美好，安然。

写完《321，亲爱的你还在不在》，我恍然，许多东西确已回不去。那些美好形同虚设，那些幻想是自我安慰。成长是一部准上不许下的阶梯，遽然回头，爬得太高，甚或不见底。

这便是老去。

而人最害怕的不是衰老，而是丧失疯狂幼稚的权利。

所有虚幻的东西，得到或者丧失，在年龄面前，微不足道。

写《321，亲爱的你还在不在》时，电脑随机播放着极旧的音乐，《同桌的你》、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、《中学时代》、《想起》，这些曲子刻着时光走过的痕迹，熟悉的对话熟悉的音容渐趋浮现。

安静坐下，敲键盘，写故事。

当我终于写下最后一个句号，禁不住哑笑：这可算是有结局的故事？不知道林安晨如何，不知道豫若如何，不知道孔琦如何，不知道书呆许如何，这样的故事算是有结局？

是的，真没有结局。

尽管已尝试最后的安排。

青春掉下收不回的羽毛。

小小小事，小小遗憾，小小眼泪，小小我们。

亲爱的，你可曾同样三天时间回忆一段过往？

一个人的叙述，四个人的故事。

小说用豫若的回忆串联起来，三天时间，三个梦，完成高中三年生活回忆。初恋男友林安晨、铁哥们姚韩纪、同桌孔琦，以及书呆许、痞子三、曹伊、历史陈、老薛等，时空上的人物交错，从高一滑到高三，迅捷，凛然。任性的豫若，安静的林安晨，仗义的姚韩纪，乖巧的孔琦，曹伊的八卦，老薛的古董……笨拙的文笔概括不出性格的复合，倘认真地读完这部小说，或许会莞尔，或许泪盈于睫，或许表情淡然，而总有一些情节会让你顺着想起你的高中岁月，十七八岁的爱情，十七八岁的友情，青涩、单纯、唯美。

也许，你也有过几刻的温暖与感动。

哪怕它暗含血腥，你也能感受微风拂来。

谁都无法抗拒成长。

写完《321，亲爱的你还在不在》，我笑着对自己说：终于是老了。那些肆无忌惮的快乐，那些拍拍胸脯说“这些伤害我无所谓”，今日的我已不再拥有。

三、二、一，亲爱的你还在不在？

为青春，我曾泪流满面。

为成长，我没有只言片语。

为生活，我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。



321, Darling Where are you

# 目录

Contents



## Chapter 1 栀子初开遇见爱

- Part .1. 睡在第一个梦的现实里 002
- Part .2. 抿一口茶,泡一小撮思念 005
- Part .3. 回忆就是我在给你讲故事 010
- Part .4. 青春在张牙舞爪 019
- Part .5. 浪漫从这里开始 027
- Part .6. 也许我做了最糟糕的选择 039
- Part .7. 有人开始走出我的世界 045
- Part .8. 痞子三被遣回原校 053
- Part .9. 目送妈妈第一次回京 062

## Chapter 2

# 笑靥如花绽放爱

Part .1. 醒在第二个梦的回忆里 074

Part .2. 书呆许的过去 083

Part .3. 高二第一次期末考 091

Part .4. 曹伊的爱情童话 0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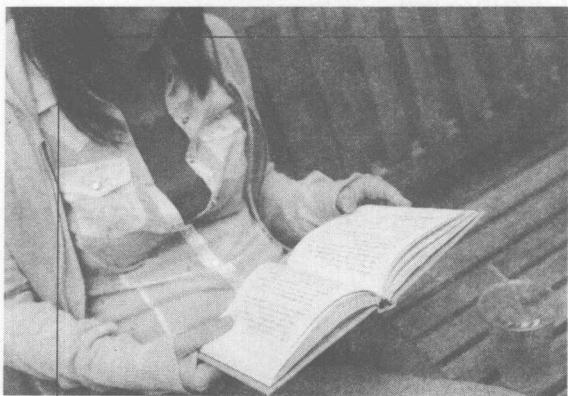
Part .5. 高二那年四月的天空 107

Part .6. 故事总会一直继续 118



321 , Darling  
Where are you





321 · Darling  
Where are you



## Chapter 3 云淡风清将离开

- Part .1. 离开第三个梦的青葱里 128
- Part .2. 他们说高三启航了 136
- Part .3. 四人一起闯江湖 146
- Part .4. 平静就像有期徒刑 155
- Part .5. 孔琦,去,还是留? 164
- Part .6. 我以为这就是结局 174
- Part .7. 离开便不再回头 185

## Chapter 1

### 栀子初开遇见爱



321, Darling  
Where are you



## Part .1. 睡在第一个梦的现实里

我想，多年以后，我还是会记得那个背影，那个寂寞的转身，我以为我数了“三二一”，他就会回头。没想到，这一次，他和我曾经离开的方式一样的坚决。他不会知道我的眼泪掉了一地，不会知道我蹲在了公园的那块长凳旁，久久都没有离开。天黑的时候，我沿着熟悉的路线，走到了他家的楼下，看见他房间的灯光从明亮到黑暗。我想，宠一个人真的是有底线的，我多次吵着要分手，这一次，总算分了。总算分了。却是选择在我最脆弱的时候离开。我抬起头笑了：一个人的离开带着另一个人的离开，那么分手又如何呢？我是一个被宠惯了的人，如果爱我的人不能宠我不想宠我了，那么交往下去我会失去自己。就算曾经多么美好，都已经在那天成为句号。

这一天睡得特别漫长，这个我呆了十年的城市，这张我睡了十年的床，这一刻我觉得陌生。妈妈昨天回北京了，说离开北京十年了，特别怀念北京。妈妈拥抱着我说：“若若，你长大了，有些事情你也该学着面对了。若若，你也跟着我一起回去吧。”

我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哭：“再等三天，三天以后，又是一个半年，如果三天以后，林安晨没有回来，我就离开重庆，去北京找你。”

半年，又快达到另一个半年。我已经等了十个半年了。

“刚刚风无意吹起，花瓣随着风落地，我看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，闻一闻的茶的香气，哼一段旧时旋律，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，你曾经坐在这里，谈吐得那么阔气，就像是所有幸福都能被预期，你打开我的手心，一切都突然安静，你要我承接你的真心，花季虽然会过去，今年明年，有一样的风情。相爱以为是你给的美丽，让我惊喜让我庆幸，我有一生的风景，命运插手得太急，我来不及，全都要还回去，从此是一段长长的距离，偶尔想起总是歉虚，如果当初懂珍惜。我知道眼泪多余，笑变得好不容易。特别是只能面对回忆和空气，多半的自言自语，是用来安慰自己，也许你字字句句倾听”。

我侧躺在床上，电脑里放着这首江美琪的《想起》，这首喜欢了八年的歌，而今已是旧时相识。柔和的嗓音柔和的心情，踩着音乐熟悉的旋律，我又开始做梦，梦见了高中的那一片尘土飞扬的操场，还有那个生了锈的破烂的大门，孔琦不讲义气从小门先走了出去，留下姚韩纪、林安晨和我，要爬那个即将老去的大门，突然历史陈出现了，他背着手拿着考卷对我说：“豫若，你看你的历史考卷，连‘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、发展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’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听课的？”

我没有站在原地听他训话，林安晨说：“都是历史了，已经过去了。”

我笑着推他的胳膊：“丫你怎么会说这种话。”

林安晨笑笑，这一笑，又把梦境换到了天桥下，天上的桥，缘分的桥。

我告诉林安晨：“天桥是我们两个相爱的通道。不管是走过来还是走过去，我们都注定要相爱。”



林安晨说：“若若你可真会耍嘴皮。”

天桥下面是马路，站在桥上可以看见很多来来往往的人。走下桥，就可以看见一个面包店，那里的“特香包”是我的最爱。当然，林安晨也喜欢。我们吃着“特香包”，看着彼此，仿佛就看到了我们的未来，未来的我们有两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这就是一家人的幸福。等到老了以后，林安晨还牵着我的手来到天桥下，述说曾经相爱的永远。接着梦境又切换到我们分手的场面，不过这个场面是在楼梯口，不是现实中的公园，是我先转身离开，林安晨在后面叫我，我不回头，林安晨在后面喊“三，二，一，若若回来啊”，我就是不回头，然后林安晨追了上来，抓住我的手：让你逃不了。接着在梦里掉进了西藏，在这个城市的心脏里我一个人走在角落，寂寂，无人可知。

梦醒的时候，我发现眼角湿润着，今天重庆的太阳特别大。这梦啊，终究是梦。我起身，坐到书桌旁，随手拿下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，只是重新翻，里面的故事情节已经老去，这一翻，翻出了一张发黄的纸，上面是用蓝色的钢笔写下的字：“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，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，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——完不了。”

我记得我曾经信誓旦旦地告诉孔琦，等到18岁，高中毕业，我要写一本书，叫《三二一》。孔琦说：“豫若，难得看见你有这么宏伟的梦想啊。”现在我才知道，所谓“难得看见”，其实就是不会实现。可是今天，我真的愿意安静地坐下来，安静地听着水木年华的《中学时代》，用键盘记下我高中的往事，高中那三年，是我离开北京到重庆以后，最高兴的三年。

早熟的茶，回甘浓，恰当浓度知真味，对出相来不丢的滋味。

## Part .2. 抠一口茶，泡一小撮思念

我认识林安晨的时候，比孔琦要晚。孔琦对我说过，有些人明明是早一步出现在别人的生命里，可是还是晚一步走进他的生命。孔琦是我到重庆那年，刚好要念初三，我们两个莫名其妙地成了同桌，她比我矮可能有 10 公分，但是却坐到最后一排，孔琦说她上课不需要听讲，在一个人的角落里很自在，高中我们很自然地考到了同一所重点中学，那年我的成绩在全市排名第二，孔琦第十，孔琦和我分到了一个班，又调皮地要求和我坐到一起，正数第四排，姚韩纪和林安晨就坐在我们后面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上高中的第一天，我们要先自我介绍，轮到林安晨的时候，他很安静地走到讲台上：“我叫林安晨，安静的早晨。”

孔琦悄悄地对我说：“他就是林安晨，我们市的第一名。”

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孔琦说：“小时候我见过他。我们还一起玩过，后来我搬家了。”

我说：“嘿，你们真有缘。”

然后轮到姚韩纪，姚韩纪很帅气地走上去，一脸灿烂的笑容：“我父亲姓姚，我母亲姓韩，为了纪念他们的爱情故事，我就叫姚韩纪。”

我在下面噗嗤一声：旱季。



孔琦推着我的胳膊：豫若，小声点，别人听到不好。

姚韩纪走下来的时候，大概屁股还没坐稳，我就问：你叫姚旱季，是吧？

姚韩纪不慌不忙地说：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你念错了，叫韩纪，不是旱季。

我说：哦，我念错了，不是韩纪，是旱季。

姚韩纪旁边的林安晨笑了，孔琦也笑了，姚韩纪挠着头也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孔琦温柔地问林安晨：“还记得我么？我是孔琦啊，小时候我常常跑去你家玩，我们还一起玩过家家，那时候有个胖子总喜欢欺负我，总是你来保护我。”

林安晨绅士地点头：记得，孔妹妹。

我插科打诨：连孔妹妹这么亲昵的称呼都出来了，看来什么时候就会变成林夫人了哦。

孔琦害羞地低下头：豫若，别乱说。

姚韩纪好像也是个爱捣乱的料子：不愿意当林夫人那当我韩夫人好了。

我说：丫你排队等吧。

姚韩纪说：喂喂，那个你叫什么豫若是吧，那你当我第二任韩夫人好了。

我举起右掌：你一大老爷儿们，慢慢做梦吧。

林安晨问我：你不是重庆人吧？

我有些不乐意地回答：是的，我是北京人。不过我已经快忘了我是北京人了。

这就是我们四个第一次认识的情景，四个人却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的样子。这在当时以为很好，后来我才发现一点都不好。新鲜感没有了，反而像是要提前衰老的样子。不过这样的高中我还是感到幸福的。

回忆的开头不得不提的一个人，是教历史的陈老师，我叫他历史陈。上课第一天的三四节课，就是他的课。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了一跳，他是爸爸当兵时候的战友，爸爸离开那天他也去参加了追悼仪式，那时我根本没料到我竟然能在重庆再看见他。显然他看到我的时候也很惊讶，下课的时候他把我叫了过去，在教师休息室里，给我泡了一杯茶，很温和地问我：“你真的是豫若？”我点头：“我爸爸叫豫建，陈叔叔，好久不见。”历史陈又问：“你们怎么来重庆了？”我很简单地说：“妈妈工作调动，就到了这里，而且不打算回北京了。”历史陈问：“你妈妈可好？”我点头。

之所以要提到历史陈，因为他在我大一的时候，成了我的第二任爸爸。对于妈妈的婚姻，我一直都是祝福的，毕竟我不能陪着妈妈一起走人生。夫妻和母女就是两码事，母女再怎么贴心，都比不上夫妻在一起相互取暖。可是当时妈妈要再婚的时候，我和她吵过，女孩子的心思有时不能用奇怪来形容，是变态，我当时特生气地对妈妈吼：“你要是嫁给他，就回北京去问爸爸，别问我。”妈妈哭了：“若若，我不再婚了。”这是我第二次看见妈妈哭，第一次是在得知爸爸离开的时候，第二次就是这天，我走过去抱着妈妈：“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？我暂时还接受不了他成为我的新爸爸，而且他有孩子，你要受气的。”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，我庆幸妈妈在我毕业以后才跟我说起她的事，暑假的八月，我对妈妈说：



“现在我愿意把你嫁出去了。而且祝福你。并且为一个月以前的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”妈妈说：“若若，其实我知道我太心急，那会儿你刚和安晨分手不久，我不该那时候和你提这事的。是妈妈不好。”

就这样，历史陈就成了我的后爸，我也多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妹妹，很乖巧的一个小姑娘，比我小两岁，在北京上大学，这次和他爸爸我妈妈一起在北京定居了。历史陈是真的喜欢妈妈的，否则不会放下在重庆的一切，带着眷念和妈妈飞到北京，开始另一段的生活。

还要提到的三个人，一个是许哲仁，酷爱学习的一个人，我叫他“书呆许”，请原谅，我不是一个好孩子，就喜欢给人取外号，爸爸在世的时候，非常纵容我的任性，妈妈也不曾说过什么，爸爸说女孩子还是外向一点比较好。许哲仁坐在我前面的时间只有一年，后来文理分班，他选择了文科，这多少和我有点关系，高中所有同学里面，我唯一觉得对不起的人可能就是他和姚韩纪了。对许哲仁同学，我表示深深的忏悔。

第二个人，叫曹伊，是个女孩子，这个名字挺雅的，可是叫起来我就是感觉不对劲，后来我多叫了几次，就成了“草医”，后来我又联想到了“草包”，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这么叫过，我怕她不高兴，重庆的女孩子很多都很泼辣，辣椒吃多了的缘故吧，我怕有些人是不能开玩笑的，特别是曹伊这样的女孩子，表面上特乖巧的一个女生，实际上是个大八卦，有时还凶巴巴。很不幸，她坐我右边，当然这个所谓的右边是隔着大约五十厘米的距离。我和姚韩纪开玩笑的时候曹伊总是要很淑女地凑过来听，不发表意见，然后不到一天，班里就会像是在开某某明星的记者招待会般热闹，也

对，高中生活大多数的时间都很沉闷，来点搞笑的成分也不错。有一次姚韩纪取笑曹伊：“不要那么喜欢传话啊，小心这样偷听别人讲话会成为不良习惯，说不定哪一天大家都不相信你了，那么你丈夫有了外遇你反而不知道。”那一次曹伊气得血直往心脏攻，白皙的脸蛋一瞬的通红：“Shut up（闭嘴）！”曹伊喊出这话实在是出我意料的，不过我总算反应过来了，虽然她的英语很垃圾，可是骂人是不需要基础的，就算是英国人也听得懂中国人用普通话骂人，这说明脏话是没有国界的，当然，音乐也没有国界，可见，好坏都是没有国界的。

最后一个人就是痞子三，我最不想说的一个人，这个人，整个高中我对他几乎是深恶痛绝，他是好是坏，我不想多说。只想着如果我有一把枪，兴许我会在高三的最后那个月枪毙了他。痞子三，可以说在最关键的时候剥夺了我最美丽的幸福。而现在我已经不清楚我对他是什么感情了，也许一切东西经过岁月的沉淀，会变得无所谓了不在乎了。

没有什么是不可到达的彼岸，没有什么是永远美丽的童话。这就是青春。